

· 作家谈创作丛书 ·

李准谈创作

中国文联联合出版社

李准谈创作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集子收入了著名作家李准近年来谈文艺创作的论文十六篇。作者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和学习古典文学作品的体会,谈了人物刻画,细节描写、文学语言以及文学如何反映新时期农村生活等问题,这些文章中有很多精辟的见解。此外,文章中还阐述了作家深入生活、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、表现民族特色的重要意义,并探讨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、文艺的社会作用等问题。文章深入浅出、语言生动,了解作者的文艺思想,帮助初学写作者提高文学修养,都有参考价值。

李准谈创作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单太仆寺街39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戏剧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印张 3插页 90千字

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10313·137

定价: 0.48元

目 录

从“怕触‘电’”所想到的·····	(1)
观察生活和塑造人物·····	(12)
《黄河东流去》序言·····	(38)
电影文学剧本的几个特点·····	(42)
从生活出发·····	(48)
谈文艺的社会作用·····	(55)
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及其他·····	(68)
农村中的新变化和新人物·····	(88)
读书杂谈·····	(98)
题材浅谈·····	(104)
电影的眼神·····	(109)
谈谈塑造人物·····	(115)
探索者的甘苦·····	(133)
看常香玉演出《柳河湾》有感·····	(137)
谈电视剧的民族化问题·····	(141)
文学语言及其他·····	(148)

从“怕触‘电’”所想到的

——谈文学艺术的教育作用

读了严励同志《为什么“怕触‘电’”？》一文，很有启发，也有些感想。这篇文章接触到如何领导电影创作的两个重要问题，一个是领导思想，一个是领导方法。

在打倒万恶的“四人帮”后，本来大家应该坐下来对这些问题认真讨论一下，但是近两年来，我们只是作了一些“清除地基”的工作，“万丈高楼”的蓝图还只是在讨论中。这也没有什么奇怪，人们总是从实践中取得正确认识，取得“真知”的，但这里有个态度问题，就是要眼睛向下，要认真注意到广大群众的呼声、要求和“喜闻乐见”。应该相信：群众手里的天平，要比我们的准确得多。

其次，就是要认真总结过去的实践经验和教训，包括“四人帮”倒行逆施，反动愚蠢的言行。也就是对“四人帮”深入细致的批判工作还要做，把毒草化为肥料，使我们播下的种子，得到丰富的养料，健康成长。

领导思想和领导方法都涉及到对文学艺术的教育作用的问题，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是有点好处的。在电影艺术的创

作上，我们如何来满足广大观众对我们电影的渴望和需求，作为一个从事电影生产的劳动者，我想谈几点意见，供领导和广大读者参考。其中有很多可能是“井蛙之见”，但井蛙的意见也可以一听，因为它毕竟看到了一片天。

—

先从《李白传》谈起吧！

最近有个朋友想写个《李白传》的电影剧本，也有个朋友想演李白这个人物。大家在一块谈起来，都有很多想法。对于一千多年前这位嶷奇磊落，才情纵逸的伟大诗人，觉得如果能在银幕上出现，一定会受到观众的喜欢，特别是他对祖国河山的壮丽描写，对人民的深厚同情，以及他那傲视权贵的气质，飘逸爽朗的风貌，纯洁天真的性格，是可以塑造出一个生动深刻的艺术形象的。

但是，大家在谈了一阵之后，都只是摇摇头：“根本摆不上！”

言下之意，这个《李白传》，既不是现代题材，也不是革命历史题材，从“六、三、一”比例来说，这类题材是在那个“一”里边。写科学家的《张衡传》、《祖冲之》尚且摆不上计划，况李白乎！

就我自己来说，也不认为李白其人其事是多么重要的题材，也不是呼吁马上拍摄，只是选择这个例子来说明文学艺术作用的一些问题，即，我们到底给人民一些什么精神食粮？比如，据说明年我们将要派大批留学生出国留

学，给他们看些什么？应该不应该让他们知道中国文学史上还有李白？还有屈原、司马迁、杜甫、曹雪芹几百个光辉的名字？我想是应该让他们知道的。不但知道他们的名字，就是背诵几句：“明月出天山，苍茫云海间”，“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”的诗句也不算多余。最好能从银幕上让他们看到三峡的雄壮，庐山的奇秀，江南暮春三月的秀丽富饶，北国草原的广阔肥沃……

看看这些东西，难道说就没有一点作用，或者说还会产生副作用吗？我想是会产生积极作用的。起码使我们的孩子到外国不至于直不起腰来。你有你的拜伦，我有我的李白，你有你的巴尔扎克，我有我的曹雪芹。你的科学技术先进，我佩服，我虚心认真学习，可是我那又大又穷又可爱的祖国，我仍然爱她，我更加爱她！我的父兄是吃着红芋干送我来学习的，所以我要加倍刻苦学习。

为什么有些在国外的爱国的科学家怀念祖国，夜里眼泪常把枕头流湿？为什么一些寓居海外的爱国人士，听到一曲琵琶，几声唢呐，就纵横泪下？台湾国民党反动派最怕我们拿出这些“精神武器”来，而在“四人帮”横行时期，却把它横加践踏，禁锢起来。

文学艺术对人民的教育作用是复杂的，细致的，多方面的，也是极深刻的。战前的鼓动或动员是需要的，潜移默化，培育感情，陶冶性格，砥砺志气，也是需要的，而且它的重要性不亚于前者。不是头脑越简单的人，才有勇气，而是知识越丰富、情操越高尚、理想越伟大的人才有

更大的勇敢。李大钊、方志敏、鲁迅是如此，毛主席、周总理和我国老一辈革命家更是如此。

文学艺术是依靠它塑造的真实、生动的艺术形象来感染人，启迪人而达到它的教育目的的。“灵魂工程师”这句话好象是夸大了，其实就是这个工作。我们敬爱的周总理，一生坚持他的谦逊、朴素的革命品质。他没有著书立说，但是，他以鞠躬尽瘁为人民，忠诚奋斗为党的事业的精神，写下了一部“不朽的书”。近两年来，我们通过报刊和文艺作品，宣传了我国老一代革命家的革命创业事迹，收到的社会效果是难以估量的。不单是青年犯罪率有所下降，劳动态度转变了，而且这些事迹在人们心中引起的共鸣和由此而产生出来的意志，几乎是给我们人民在进行新长征时，提供了一个精神支柱！这些精神在推动着我国历史前进的车轮。

回顾“四人帮”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时候，各种艺术形式的作品被摧残、被禁锢。在他们看来，这一下可打扫干净了，可是结果怎么样呢？社会犯罪增加了，家庭纠纷增加了，劳动纪律荡然无存，工农业生产严重破坏。愚民政策要把文明拉回原始状态，结果连生产也伴随着回到原始状态。这就是历史的惩罚。

二

今天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雄壮号角已经响彻祖国大地。人们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精神振奋。在这样大好形势

面前，怎样领导文学艺术创作，这确是个大问题。我们不能认真地贯彻毛主席制定的“百花齐放”方针？我们不能嘴里喊着要“百花齐放”，而做起来却是在经营“芍药圃”或“牡丹亭”。鲁迅先生说过：“世上爱牡丹的或者是最多，但也有喜欢曼陀罗花或无名小草的。”他又说：

“四时皆春，一年到头请你看桃花，你想够多么乏味？即使那桃花有车轮般大，也只能在初上去的时候，暂时吃惊，决不会每天做一首‘桃之夭夭’的。”我觉得领导创作的人，不能每天老算题材帐，应该从剧本塑造出来的人物典型意义来衡量我们的工作。题材再伟大，如果只是一个活报，只是一个政策的图解，就是失败，是零分，是劳民伤财。

我国是个人口众多、历史悠久、多民族的国家，所以作计划，定题材，应该想得“宽一些，远一些”。人的爱好是多种多样的，兴趣也是非常广泛的。比如有些观众喜欢音乐片，就可以拍几部。难道我们不能把纪录片《春蕾》中的素材，编成故事片？把“瞎子阿炳”、“马头琴故事”等很多题材编成故事片？我看是完全可以的。这不能算是纯粹的音乐片，人们是需要各种艺术欣赏和情感的。需要“张”，也需要“弛”，需要“金戈铁马”，也需要“沁人心脾”。唢呐的嘹亮凄婉旋律，排鼓的明快爽朗节奏，从幼年时，就给我以很深的影响，它甚至影响到我今天的文章风格。

绘画也是如此。有人喜欢油画，有人喜欢国画，我就

喜欢齐白石的画。我觉得他的画重笔浓墨，鲜明活泼，看了痛快，有生气。可是我也不能拿我的爱好去代替别人的爱好，还是“百花齐放”嘛！

另外，还有象科学幻想片、戏曲片、体育片、风景片、美术片、动物生活片等这些样式。拿戏曲片来说，近来被“四人帮”禁锢的一些老片重映了。如《杨门女将》、《天仙配》、《红楼梦》，等等，但是使我想起的是：今后还拍不拍？还有类似的优秀传统剧目，我们该怎样对待它？前些日子有个同志从郑州来，他说，一个《秦香莲》，一个《卷席筒》，在公园里一直演了两个月，每场六七千人，连郊区的农民也拉着架子车来看戏。特别是《秦香莲》，有些唱词几乎是一句一鼓掌。

就拿《秦香莲》来说，第一，这每天晚上的六、七千人，大约都不是来“甘愿中毒”的；第二，这些人看了戏，是否就会影响他们大干四个现代化？我看不会。或许他会干得更好一些，他珍视我们这新社会；第三，他在看戏时，掉了点泪，出了几口气，看看那个农村妇女的勇敢性格，看看那个黑脸老包是如何不怕丢掉自己的乌纱帽，这大约总还会有点益处。

还有些风景片、游记片。如《徐霞客游记》，我不知道摆上计划没有？另外象“桂林山水”、“长江三峡”、“雁荡山”、“峨嵋山”、“富饶的长白山”、“秀丽的新安江”……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拍摄的题材。看起来这些题材是够“软”的了，或者说它是毫无政治意义，但是

它虽然不够一“毫”，总还有几丝政治意义。

毛主席给我们写下的伟大词章，象“十六字令”中的“山，刺破青天锷未残”，给我们带来的坚韧力量和形象是多么深刻啊！“苍山如海，残阳如血”这样悲壮浩瀚的意境，是多么开拓我们的胸襟和气魄啊！至于象杜甫的“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”给我们带来的历史感；“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”给我们以雄浑静谧的感觉，这都是健康的。我们应该把祖国的河山、土地、森林介绍给人民。就连幼儿园的孩子，我们也不能光给他看捉特务和捡钱包交公的故事，也要让他们看将来要为之献身、为之流血牺牲的祖国河山。

对教育，我们不能理解得太狭隘。人是需要多种精神营养的。特别是在今天，我们要造就成千成万的最优秀的劳动者，要在我们下一代中造就出第一流的政治家、科学家、文学家和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，要依靠他们的创造性劳动，使我们的国家繁荣富强起来，那么，给他们什么营养，应是值得重视的问题。我们不能让我们的下一代，因缺钙而害软骨病，因缺维生素A而患夜盲症。

三

我举了些例子，并不是说现代题材不重要，我自己就是经常写现代题材和重大题材的。而且今后我还要写，因为别的我不懂，生活也不熟悉。我这样说，只是提请领导注意，也提请社会上的观众讨论。有些阻力也来自社会上

个别人。比如最近放映《望乡》，有少数好心的同志产生了很大的忧虑。中央电视台开了个很生动的座谈会，使大家很受启发和教育，这个讨论也涉及到怎样看待电影的教育作用问题。其中最具有说服力的，是广东省一个二十岁的女青年的来信。她说的大意是：她过去没有见过妓女，也没有听说过妓女。过去一提日本人，就和刺刀、钢盔、皮靴联系起来。看了《望乡》后，她知道了日本广大人民也同样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压迫和欺凌。这就把日本人民和他们军国主义政府区别开了，同时，对日本广大人民的友谊同情也增加了。我感到这部影片在这个青年身上所产生的效果，是很正常的。毛主席经常用“皎皎者易污，峣峣者易折”来教育我们，并让我们读《参考消息》，看反面材料。这种关心，就是担心我们头脑太简单了，经不得风雨，因此，要注射点疫苗，增加我们的免疫力。

“六、三、一”这个比例，我不知道还存在不存在。如果还存在，恐怕这个“一”是太少了。如果我们一年拍六十部片子，那么这个“一”就只有六部。以上所谈到的不同种类的片子，每年只能拍五、六部，似乎太少了点吧？另外，就是我们要下大力量抓的现代题材片子，也有个多样化的问题。《于无声处》是重大题材，但它写的就不一般。它写的是一个参加过天安门革命事件的“逃亡者”，在一个朋友家里发生的故事。因为它真实、生动，戏剧矛盾又安排得那么缜密，把素材真正提炼成一个“戏”了，所以在全国观众中，引起强烈的共鸣，收到积极的效果。

这个戏政治性强，艺术性高，很值得总结一下经验。它并没有正面出现天安门革命事件的场面，但所反映的思想和气氛，完全表现出来那个时候各种人物的风貌。

在抗日战争的前夜，鲁迅曾指出：“中国的唯一的出路，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。懂得这一点，则作家观察生活，处理材料，就如理丝有绪；作者可以自由地去写工人，农民，学生，强盗，娼妓，穷人，阔佬，什么材料都可以，写出来都可以成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。”鲁迅对题材的看法是如此宽阔和广博，这就能在最大限度内，动员起最广泛的创作力量。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，也是要动员全民族进行一场伟大艰巨的革命斗争的时代，没有这种胆略、这种气魄是不行的。

最后，我想提出一个问题。

文学艺术就其性质来说，它也是服务性行业。文艺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。我觉得这个提法好，可以增强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群众观点，可以冲刷一点我们身上的“官气”和“僚气”！

由此而想到的：饭店放有意见簿，布店放有意见簿，理发店也放有意见簿，顾客可以对他们的饭菜质量和服务质量提出意见。那么书店、电影厂能不能放个意见箱呢？近来有些饭店因服务质量低，管理人员被扣了工资，电影如果质量太低，能不能也扣厂长、导演、编剧和主要生产人员一点工资？

据说，我们的电影质量很难测定，拍出来电影都有人

看，因为是“只此一家”。我想，找一种群众性测定质量的办法，总还是能找到的。戏剧、戏曲为什么比电影状况好一些，因为一个剧团在决定上演剧目时，还总要考虑一下这个剧目能否卖得上座，不然排一个戏花很多钱，卖不上座，大家发不出工资，群众有意见，因此剧团的领导人员心目中还有一种观众兴趣的观念，特别是小剧团。电影则不然，电影是不管质量高低，不管群众是否欢喜看，只要拍出片子来，电影公司就得买下：故事片，七十万；纪录片，四十万。对观众是：“看不看，两毛半。”反正抱着“铁饭碗”，当然不需要去了解观众的要求，观众的喜爱和兴趣，只需要眼睛向上就行了，因为上边是开绿灯的，只要橡皮图章一盖：“国内发行”，他就无须到电影院和观众共同看两次电影，听观众的议论和批评了。

不受一点客观规律的制约和影响，这只能助长“长官意志”。我们不能苛求领导万能，对任何题材都熟悉，对任何艺术形式都精通，但是可以要求领导用各种有效办法，集中群众的智慧和意愿。领导所以有力量，就在于他能在最大限度内集中起群众的呼声和愿望。目前，在各个战线，各个工厂都在讨论如何贯彻“按劳取酬”和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时候，难道电影和出版事业可以例外？可以依然稳坐钓鱼台，印书按页码定价，拍电影实行包销，“看不看，七十万”？

这些意见，有些人可能感到这是把文化工作降低了，和“引车卖浆”之流平列起来了。不过“引车卖浆”之流

也有可学习之处，他直接知道群众的口味，他接近群众，

我提出这点意见，只是希望能使我们的文化艺术事业，在更大更有效的范围内受到群众的监督和制约，吸收群众的意见和要求，少一点“长官意志”，多一点“群众路线”。任何事业，只要能反映和满足广大群众的意愿，它就有生命力，它就可以蓬勃发展。我想，电影大约也不例外。

观察生活和塑造人物

——同初学写作的同志谈基本功

最近我们开了很多会，对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所谓“文艺黑线专政论”作了比较彻底的批判。原来被林彪、“四人帮”造成精神食粮严重缺乏的情况，正在得到解决。但是现在我们碰到一个情况，叫作青黄不接，许多老作家在十年动乱中被迫害、被打击，现在他们虽然重新拿起笔，但有的身体看来明显地不行了，有的即使还能写点东西，到工农兵中间去，也是比较困难的。所以在这个情况下，我们需要大批年轻的同志来参加写作工作，使我们的报纸、刊物繁荣起来。

我想同志们是有共同感受的，前几年不管你们在什么地方，什么战线上，我们国家这个文化生活严重缺乏的情况你们恐怕感受是很深刻的。我也有这个感受。在文化大革命中，我们这些人当然是受了很多冲击，也受了很多教育。我下放到河南黄泛区一个农村落户，当了四年农民。原来我对农村就比较熟悉，这一次又当了农民，每天打钟就上班，一天三晌，拉架子车，挖河，这些活儿我都参加

过，这很不错。但我不感谢“四人帮”，“四人帮”对我是迫害，对我有一句口号，叫做“打倒李双双，打倒李准”，一要批倒李双双，二要打倒我，所以不知道开了我多少次批判会，要批倒。但是这个李双双是批不倒的，人民群众是最可靠的，群众这个天平是最公正的。当时还批判我写的《龙马精神》，放着电影批判，叫我到剧场陪斗。有人还说你要注意，弄不好群众看你写的“中间人物”，愤怒了会打你！我也很担心。开演前，掌握会场的人讲，大家不要上李准的当，中李准的毒；看电影要严肃，不要笑。可是开演后，观众照样笑，大家憋不住，听了一句台词就笑。我暗暗数着，三十多次，跟平时这个电影的效果一样，一次不少。另外就是哭，快到哭的地方他们又打招呼，大家不要中毒，不要哭。结果还是哭了。在郊区批判时，放完电影喊口号，除了喊打倒我，还要喊打倒电影中的人物韩芒种，说他是“生产党”的典型。可是群众却喊“向韩芒种学习！”主持会的人说弄拧啦！怎么能这么喊呢？可是群众照喊。通过这几次“批斗”，我明白了。我本来是戴个大草帽，后来扔了，不需要再遮脸了，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。象这样的工农兵观众，这样的人民，我们不为他们服务为谁服务？经过文化大革命，我深刻地认识了人民的力量，有几亿人民给你落实政策呢！另一方面也说明“四人帮”太愚蠢，尽办些不得人心的事情。

在文化大革命那几年中，我把我的生活补充了一下。那时我感觉到，我们这个国家被“四人帮”糟踏得不成样